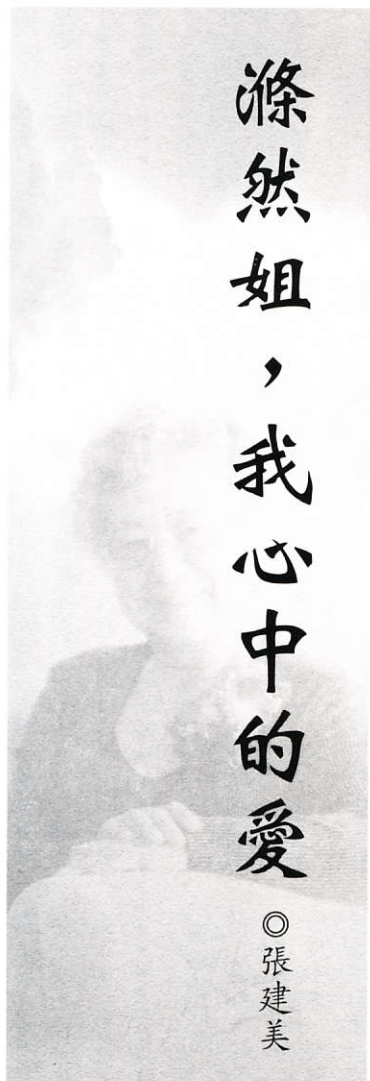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九三九年，在中國的江西永新，一所由省會南昌遷來的教會女子中學「葆靈女中」，一個二歲的小女孩與一位十三歲的小姐（姐）相遇了，這就是我與滌然姐。她小名叫清清，我們一直叫她清清姐認識的開始。以後的六年，由於戰局不穩，學校由永新遷往寧都等地，滌然姐由學生變成了老師，幼小的我因為母親周蘭清是葆靈女中校長，也就一直跟著學校遷移。那時，我印象中的滌然姐：清清秀秀，和藹可親。有時晚上，我會隔著木板牆，偷看她一邊吃著凍豬油，一邊寫著日記。感到特別羨慕。

我父親張仁濟是一九四六年去美國的，因眾所周知的原因，我們失去了聯繫。後來中美建交，為尋找父親，滌然姐起了橋樑作用。一九六六年我九十三歲的父親已半身癱瘓，口齒不清，住在佛羅里達州一所教會辦的養老院。他想見見已經九十二年未見面的獨生女。我去了，但因我英語差，而養老院裡，除我父親外沒人懂中文。此時又是滌然姐伸出援助之手，與他人聯系時常是三個人同時拿起三個電話，我說中文，她翻譯成英語，再又將對方英語譯給我聽。當時，我還有件困惑的事，我向滌然

## 滌然姐，我心中的愛



姐說：「我應盡力，盡心陪伴照顧我父親，還是應該保留一點，以免將來我走後，老父親感到失落、難過」。她告訴我：「應盡心、盡力陪伴，以免將來感到內疚」。謝謝她的提示，我照辦了。我走後三個月，老父親被主接去，我們均未感到遺憾，因為我們曾有過三個月真正的、美好的團聚。

我與滌然姐在紐約見面時，我告知她國內教會想辦養老院，但經費不足，她立即拿出美

兩位在美校友，提議為家母預慶百歲，得到海內外校友贊同，十月份舉辦了「百歲感恩會」。談到有些禮金，不知如何處理好時，滌然姐提出：「可設立一個『獎學金』」。謝謝她的建議，這筆錢為家母故土的一些貧困女孩解決了失學的困難。

二零零二年十月，南昌葆靈女中百年校慶，我們特別邀請滌然姐回來看看。她不僅自己來了，還將一位難以出門，旅居新加坡八十歲高齡的老學姐帶來分享快樂。雖然相聚時間不長，但她沿途的證道，帶來的著作、錄音帶，是給我們最好的禮物。

◎張建美

我從小愛看書，尤其愛看滌然姐寫的書。每次她問我需要什麼？我的回答都是：「要你的書，要你的錄音帶」。讀著她的著作，聽著她的錄音，我好像進入了一個清靜地帶，只有她與我親

金壹仟元，讓我帶回國轉交當地教會。另外，有位朋友八零年代初去美國時，人地生疏較困難。當她看到滌然姐的著作，知同為江西永新人，又同為葆靈校友，就冒昧寫了一封信給她，滌然姐接信後立即給她寄去美金二百元，並囑：「不必歸還，日後如有節餘，就轉送給其他需要的人」。這位朋友很是感動，以後凡是國內去的，她都熱情接待，盡力幫助。

一九九七年家母虛齡百歲，滌然姐和另外

切交談。我現擁有她的著作17本《導向》（除外），錄音帶15盒。這是我寶貴的財富。當然，我不是獨享，也會借給他人分享，但不許損壞，我得親自保管。

親愛的滌然姐安息了，那美好的仗她已打過了，該走的路已走盡。留下的著作將陪伴我們走前面的路程。聽著她的錄音，她風趣的口吻仍與我們親切交談。來日再相會，滌然姐，我心中的愛。我的良師，益友。